

第九章 争取人民抗战的最后胜利

一、抗日战争后期的形势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苏联军队对德军连续进行歼灭性的打击，收复全部国土，并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及其占领区内。美军在太平洋发起“越岛进攻”，逼近日本本土，严重威胁日军的海上运输，使南洋各地日军有失去海上联系的危险。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分别于1943年10月、1944年5月开始缅北反攻作战和滇西反攻作战，毙伤俘日军近5万人，收复大小城镇50多座，并于1945年1月在中缅边境的芒友胜利会师，打通了中国和盟国的陆上交通，使中国战场的补给状况得到改善，并支援了盟军在亚太战场上的对日作战。

处境愈来愈困难的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颓败，消除美国远程轰炸机对其本土的威胁，决定在中国战场上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摧毁中国南部的中美空军基地。1944年4月中旬，日军以40余万兵力，向正面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新的战略性进攻（日军称之为“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除在少数战斗中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的情况是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从4月至11月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队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总计20万平方公里土地，146座城市，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随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国民党正面战场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使得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的战略作用，在整个战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

1944年7月5日，中共中央向华南抗日根据地发出指示，指出：“自广州沦陷以后，华南已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不论在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及中国敌后战场都是胜利的，只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则处处失败。因此，拯救华南人民的责任，不能希望国民党，而要依靠我党及华南广大人民。”并要求华南党组织“必须更亲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扩大武装队伍，建立广大的坚固的根据地”。7月6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等在延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报告关于开展南路游击战争的意见时，提出了争取南方新的根据地与新的武装的建立，利用湘粤桂交界的大山发动游击战争的设想。7月25日，中共中央对如何进一步开展广东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给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作了具体指示，并要求派人到广州湾附近发展抗日武装斗争。8月，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联合召开会议，分析了当时广东地区斗争形势，就军事、政治等问题作出了《关于今后工作的决定》，要求全省继续放手发

动群众，武装群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巩固原有的游击根据地基础上，再向闽粤边、粤赣边、粤桂湘边开展，进而向西江、粤桂边及南路前进。

9月1日，为了创建新解放区，增强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扩大对日军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南下发展湘、鄂、赣等地工作。10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又称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1945年1月，南下支队在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随后打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始兴地区，并准备与东江纵队在湘粤赣边会合，创建五岭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东江纵队向粤桂边和潮梅、闽粤边发展，使之成为五岭抗日根据地的左右两翼。

1945年春，全国已有18个解放区，不断扩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形成对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和交通线的包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局部反攻，不仅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英、美盟军的对日作战，同时也为对日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的条件。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闭幕后，广东省临委迅速传达贯彻党的七大精神，对广东工作进行新的部署，以推动抗日游击战争更迅猛地发展。7月，广东省临委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讨论和研究贯彻党的七大决议，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撤销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成立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尹林平为书记。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扩大主力部队，巩固民主政权，积极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

在南路，日军为了切断国民党的海上交通线和掠取沿海的盐场物资，于1943年2月纠集日军四十八师和海军陆战队一部共4000余人，攻占了雷州半岛，接着占领了广州湾。这时，雷州地区的国民党当局纷纷向北逃窜。于是，中共南路特委肩负起武装抗日的重任，领导南路各地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联防自卫，保卫家乡。根据南路特委的指示，从合浦县白石水区调到遂溪县老马村工作的张世聪立即与老马村党支部书记叶爱、共产党员马如杰等商量，决定以联防抗日为口号，加紧筹集枪支弹药，组建老马村抗日联防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9月，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均予到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工作。日军打通湘桂线后，南路已成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就成了中共南路地方组织的首要任务。因此，南方局听了王均予的汇报之后，决定让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1944年5月，周楠到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情报部长刘少文汇报工作。这时，正好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若飞（后为南方局代理书记）也到了重庆，周楠便向王若飞详细汇报了中共粤南省委事件后，南路特委同粤南省委中断联系以来坚持南路斗争的情况。王若飞听了周楠的汇报之后，对南路的工作作了指示，指出日军打通湘桂线以后，南路很快就会变成敌后，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宣传

群众，团结人民，建立我党直接领导的独立自主武装，搞好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决定南路特委暂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同广东省临委只保持横的联系。7月，周楠从重庆回到广州湾后立刻召集南路特委主要成员开会，传达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分析南路的斗争形势，决定加紧组建党直接领导的独立自主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配合全国抗日部队打败日本侵略者。针对湘桂战事紧张，日军从广州湾大量调出，敌占区防务空虚的情况，会议决定率先在沦陷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发展敌后武装斗争。同时做好准备，在日军打通湘桂线、驻雷州半岛的日军进攻高州时，发动各地武装起义，把武装斗争推向全南路。会议还强调，对不抗日专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要坚决打击。随后，廉（江）、化（州）、吴（川）、梅（菴）等地组织了抗日联防队。8月9日，遂溪县老马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雷州人民抗日武装大队。接着，吴川、高州、廉江等地相继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武装斗争的烈火燃遍了粤西大地。

9月上旬，日军为了挽救其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局面，在占领长沙、衡阳后，纠集10万兵力，沿湘桂线进攻广西。9月22日，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在大敌当前、即将沦为敌后的情况下，把枪口对准坚决抗日的共产党地方组织，包围设在合浦县城的钦廉四属党组织的联络机关——永信烟庄，逮捕了伍朝汉等3名共产党员，通缉灵山的共产党员邓业兢和进步分子邓业垌等，妄图逮捕钦廉党组织负责人杨甫，进一步破坏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治腐败，横征暴敛，钦廉地区人民饥寒交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0月，中共中央对广东游击战争和统战工作发出指示，指出：“目前战局重心在桂，但西北江已成敌人进出之路，因此西江、南路目前最为空虚，敌占区亦较东江为广。广东游击队应以向西发展为目的主要方向，同时联系南路，打通琼崖联络。”并要求广东省临委速派得力同志往南路，帮助周楠及当地党组织开展敌占区武装游击战争。11月，广东省临委召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的主要方向”的指示，并决定抽调东江纵队的营、连、排级干部前往西江和南路。会后，中共中央又再次来电强调：“华南敌后抗日武装主要向广西和南路方向发展。”广东省临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派李筱峰到南路协助南路特委发展敌后抗日武装，待条件成熟时成立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接着，广东省临委又派林克武、李廉东、黎汉威等一批广西和广东南路籍干部到南路抗日游击区工作。

11月24日，日军攻占了南宁，打通了湘桂线。接着，日军主力再经南路返回广州，以应付广东地区的对美作战。这时，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临委的指示和南路的斗争形势，南路特委决定在南路发动全面武装起义。12月下旬，周楠通知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阮明和公馆区特派员谭俊到广州湾，亲自向他们部署了举行钦廉地区抗日武装起义等工作。周楠指出，日军已打通了湘桂线，湘桂线以南的广大地区已沦为敌后，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南路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消极抗日，而且对日妥协，积极反共，镇压抗日人民和抗日武装队伍。领导人民坚持抗战的重任落在我党身上，面对当前局势，共产党员应挺身而出，担负起坚持抗日的

重任。因此，特委决定：在春节前后，南路全面举行抗日武装起义，要多方面筹集武器，组建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人民武装队伍，建立以白石水老区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周楠同时宣布，由于发生合浦永信烟庄事件，南路特委决定停止钦廉四属党组织生活，进行审查，但仍保持上下级联系，继续工作。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参加武装起义，接受武装斗争的考验，以便逐步恢复组织生活。周楠还指定阮明为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负责发动钦廉地区的武装起义，并在武装斗争中审查党员；谭俊协助阮明传达贯彻特委指示，并负责钦廉四属同特委的交通联络工作。

1945年1月中旬，中共南路特委在吴川洋北召开会议。周楠在会上宣布成立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周楠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筱峰任参谋长，温焯华任政治部主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下辖二个支队，第一支队队长唐才猷，政委陈恩，政治处主任黄其江，下辖3个大队；第二支队队长黄景文，政委温焯华（兼），政治处主任邓麟彰，下辖4个大队。随后，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与抗日爱国将领张炎的武装起义部队会合攻占吴川后，向信宜、罗定方向发展。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的成立，说明南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多年的艰难斗争，终于有了自己的武装，标志着南路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阮明和谭俊接受任务后于1945年1月匆匆赶回合浦。为了尽快贯彻执行南路特委指示，阮明和谭俊决定分头传达、布置，由阮明负责全面，重点放在白石水区，谭俊负责公馆区并兼顾南康区。阮明从广州湾回合浦途经南康时，在石头埠小学向南康党组织负责人陈符隆传达了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随后，阮明在白石水金街东馆小学召开会议，向白石水区党组织负责人陈明景、叶信芳（叶国良）传达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宣布钦廉四属武装起义总指挥为阮明，起义指挥中心设在白石水大成区，并以此作为抗日游击根据地，各地武装起义时间统一定在2月7日。指定陈明景负责白石水和灵南一带的武装起义；叶信芳与小江的张书坚一起，负责小江的武装起义。阮明在会上强调，武装起义以后要有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决心，起义如果成功队伍暂留原地活动，主要负责人到大成汇报，等候进一步的指示；如果起义失败了，则将全部人员撤到大成地区集中。接着，阮明又往灵山，向灵山党组织负责人陈铭金进行传达，并委托陈铭金向钦县、防城党组织负责人卢文、谢王岗转达。谭俊也分别在公馆的宏德、龙颈、白沙、浪坡、香山、六湖等几个点传达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还对合浦至广州湾300余里的秘密交通线作了布置，安排陆路、渡船和海上三条秘密交通线，并挑选一批隐蔽得较好、对党忠诚的农村党员担任武装起义的交通联络工作。

中共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在钦廉四属传达以后，钦廉地区的党员和广大群众都情绪高涨，一致拥护特委的决定，坚决参加武装起义。各地党的基层组织纷纷层层布置，筹集武器弹药，粮食给养，侦察敌情，传递情报，串联发动，确定攻击目标，制定作战计划等等，紧张而又秘密地进行着武装起义前的准备工作。由于这时北海和廉州是国民党的中心城市，国民党的势力强大，因此合灵的武装起义主要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进行。

二、武装起义风起云涌

南康武装起义

1945年1月，阮明向南康党组织负责人陈符隆传达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后，陈符隆迅速做好举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1)向南康区各地党员传达南路特委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要求所有党员积极参加武装起义，在武装斗争中接受锻炼和考验，并想方设法筹集枪支弹药和动员群众参加武装起义。(2)召集党员骨干商讨，确定起义攻击目标。这时南康的反动武装主要有：一是商会武装护运队，有10多枝长短枪；二是驻合浦三中（现南康中学）附小的粤南沿海警备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又称机炮中队），有40多人、两挺重机枪、20多枝步枪，是合浦装备较好的自卫中队。于是，从夺取精良武器装备自己和打击敌人主要军事力量的目的出发，确定将粤南沿海警备队作为主要攻击目标。(3)派党员邓其英（邓鼎）、陈文山往返大成区，熟悉路径和选择宿营地，为起义后将起义队伍安全转移大成区做好准备。

在石头埠小学任教的党员李肇盛（李文豪）利用其代理保长的合法身份，同党员陈继潮一起串联群众，组建了有10多人的石头埠保队，准备参加武装起义。同时，利用机炮中队队长钟逢可是中共党员钟逢仁的堂兄这个关系，由钟逢仁及其胞弟钟逢适加强与钟逢可联系，深入机炮中队了解敌情，以便伺机攻击，并学会轻重机枪的使用及拆修等技能；又派一些同志打入了机炮中队，以便起义后作内部策应。1月底，正在研究确定武装起义的攻打方案时，钟逢仁从钟逢可那里得知机炮中队准备于2月初调往县城，而这时离全县统一于2月7日举行武装起义的时间还有数日，如果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溜走，南康武装起义的计划就会落空。陈符隆接到这一情报后，立刻召集党员在双桥岭山坡上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1)提前于2月3日晚上举行起义。(2)起义后的队伍命名为南康中队，由钟逢仁、庞荫泽分别任正副中队长。(3)起义的作战方案有三个：一是利用2月3日是南康圩日，机炮中队全体官兵上街吃喝玩乐的时机，设法安排做内应的新兵值班放哨，夺走全部枪支；二是扣押中队长钟逢可，强迫其下令全队缴械投降；三是里应外合，突然袭击夺走枪支。(4)加紧筹备钱、粮及其他作战物资。(5)派人向合浦武装起义总负责人阮明汇报有关情况，并做好接应起义的准备。会后，陈符隆赶往公馆向谭俊汇报请示，谭俊同意提前举行南康武装起义作战方案，并派在黄埔军校毕业的地下党员张义生随陈符隆到南康负责起义的军事指挥。接着，陈符隆派党员李洵祥到大成向阮明汇报南康提前举行武装起义的情况，并要求派人接应。

2月3日，正逢南康圩日，起义人员陆续集结在陈符隆的商铺“质兴隆”周围待命。这时，钟逢仁从敌营回来报告说，机炮中队已接到上面命令，明天就调往县城。由于当晚气候寒冷，又下大雨，机炮中队全部官兵呆在营房里。面对临战前的情况变化，陈符隆和张义生决定：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马上布置钟逢仁和蔡景盛以避雨为由进入敌营，联系并加强内应力量。陈符隆立即对起义队伍作战斗动员，接着进行战斗部署，起义队伍有40多人，分为突击组、夺

枪组、警戒组、接应组等四个小组。

当晚8时，起义队伍冒着寒风和大雨，勇猛地冲进敌营。顽军在营里睡觉的睡觉，烤火的烤火，赌博的赌博，丝毫没有察觉。深入敌营内应的同志见时机已到，便掏枪对着顽军大声喝道：“我们共产党为国为民举行起义，缴你们的枪，你们向后退走，不得向前来，不准拿枪，否则一律击毙！”顽军有的如惊弓之鸟，慌忙夺路而逃，有的负隅顽抗。经过20多分钟的激烈战斗，共毙伤顽军10多人（中队长钟逢可被击毙），缴获重机枪一挺，步枪9枝，弹药一批。但是，起义队员张义生、林祥勋、林祥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这时，国民党南康镇公所自卫队赶来增援，敌营内顽军赶紧夺过机枪疯狂地扫射，起义队伍只好在密集的枪声中撤出，按计划分批向大成区转移，但途中被簸鸡水、水门滩反动保队袭击，钟逢适、钟逢仁不幸牺牲。2月6日，南康武装起义队伍共20多人转移到大成区。

南康武装起义是按照中共南路特委的统一部署，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南康武装起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完全取得预期的战果，但基本上达到起义的目的：(1)打击了国民党合浦县当局的顽固派。(2)夺取了顽军的武器武装自己。(3)组建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队伍。南康武装起义是中共南康党组织从地下斗争到公开武装斗争的转折点，它谱写了南康区武装斗争史的光辉一页。

南康武装起义打响了钦廉地区举行全面武装起义的第一枪，震撼了国民党广东省第八区专署和合浦县当局的顽固派，狠煞了他们的威风，鼓舞了钦廉四属各地武装起义者的斗志和信心。

公馆、白沙武装起义

1945年1月，谭俊从南路特委回到合浦后，赶往公馆召集党员骨干召开会议，向公馆、白沙的党员传达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要求与会党员在准备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注意严守秘密，积极筹钱、筹枪，发动群众。会后，与会党员分别到各联络点进行传达。谭俊还到白沙木岩塘村向患病在家的张进煊作了汇报，并对武装起义的方案作了详细的研究。

公馆、白沙的广大党员听说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后，大家热情高涨，纷纷积极行动起来，加紧联络进步群众，筹集枪支弹药和经费。一些党员说服了族老，将村中防盗自卫的枪支献出来，一些党员拿出自己买来的枪支；张进煊还变卖自己家中的田产，将筹得的钱买了两枝七九步枪和一枝左轮枪，交给组织；一些打入国民党政府的党员，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调出村公所、乡公所的武器。在短短几天时间里，起义队伍就筹集各种步枪20余枝，手枪10余枝，手榴弹、子弹一大批。

在筹集武器的同时，各地党员还秘密发动一批进步群众参加武装起义，共有40多位群众加入到武装起义的队伍中来，其中白沙有19人，公馆有17人。为保证举行武装起义后，钦廉四属党组织与南路特委的交通联络畅通无阻，谭俊除部署原有的交通员继续做好交通联络工作以外，还部署党的平行组织人员随时准备接应交通联络工作。

按照武装起义方案，妇女与部分知识分子化妆首先前往白石水，武装队伍分别袭击公馆镇的国民党合浦县后备大队长赖俊超和国民党八区专员张国元的寓所，以便收缴反动武装，壮大起义队伍的武装力量。为了实行这一计划，公馆区党组织已预先安排地下党员赖祖辉、张洵川分别到赖俊超、张国元的家中做内应，掌握敌情，接应起义。公馆、白沙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张义生也亲自到大路腾村和关锁营（赖俊超和张国元所在的村庄）勘探地形，并确定先智取，后再武力解决的方案。

但是，正当一切准备就绪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南康武装起义提前于2月3日举行。为了确保合浦县首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谭俊将公馆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张义生抽调支援南康，同时被抽调的还有公馆一批武装骨干。这时，公馆的起义队伍接到内线报告，顽军似乎已闻得一些风声，并加强了出入警戒。而且赖俊超、张国元的住所筑有高大坚固的围墙，没有攻坚武器，很难取胜。又传闻国民党合浦县自卫大队也将开往公馆，形势对举行武装起义十分不利。因此，经过公馆、白沙武装起义指挥部研究后决定，除内线的同志继续在原地隐蔽之外，公馆、白沙的起义队伍改变原定计划，全部奔赴白石水，参加白石水武装起义。

2月3日，参加公馆、白沙武装起义的人员共60多人分别集结在六湖洞、香山、宏德、梅菜垌、龙颈村等地后，各自向白石水进发。4日清晨，张进煊、徐永源等5名党员干部和两名农民积极分子由黄家祚带路，从六湖洞山口村出发，安全到达白石水区；由卢传义率领的10多人，主要是乡村小学教师、学生和妇女，从香山村万贤小学出发，安全到达白石水区；由廖尚智率领的白沙队伍10多人，从山口村出发，安全到达白石水区；由谭俊率领的20多人，因等候白石水的交通员，于2月12日才从六湖洞山口村出发，也安全到达白石水区。

白石水武装起义

1945年1月，阮明向白石水区党组织负责人陈明景、叶信芳传达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后，白石水区党组织迅速做好举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发动群众参加武装起义，组建了一支约70人的武装队伍；通过各种方式筹集武器，使参加起义的大部分人员有了武器；派人员摸清白石水、张黄、旧州、马栏等地的敌情。

2月6日午夜，南康武装起义队伍和公馆、白沙武装起义队伍在白石水金街岭岗村，与白石水武装起义队伍会师。会师后，阮明代表南路特委宣布三支武装起义队伍合编为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合浦大队（简称合浦大队），李世益任大队长，张进煊、张世瑶任副大队长，陈明景任政治委员，下设三个中队，由黄家祚、廖尚智等分别任中队长。新编的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合浦大队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武装。

2月7日早上，合浦大队派赖茂臣、赖桂廷、赖九叔、张体宽等，到金街卖酒坳村除掉一贯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恶棍赖金堂。接着，合浦大队攻打白石水乡公所。这天正逢圩日，趁圩的群众见到许多背带刀枪的人后，不明真相的群众四处逃避。合浦大队的突击队趁着混乱突入乡

公所，乡保队分队长曹宗汉首先开枪抵抗，并打伤突击队队员叶二。于是，突击队队员赖九叔、黄六（黄成中）开枪把曹宗汉打死。这次战斗共俘顽军6人，缴获枪支7枝。但盘踞在圩上当铺的乡保队向合浦大队猛烈射击。这时，合浦大队领导考虑到靠现有的土枪难以攻下房屋较坚固的当铺，当机立断把合浦大队撤回金街。

2月8日，合浦大队从金街出发，抄小道经六茂塘、下低营、茅坪、扶良坳、大坡垌，攻打张黄西镇公所。而合浦大队尚未到达张黄西镇，顽军早已闻风而逃。当合浦大队到达张黄西镇公所时，没有遇到顽军的抵抗，接着把队伍开往西瓜地。这里是封建地主集居的村庄，藏有广东八区专员公署和国民党合浦县政府在日军入侵合浦前夕转移存放的各种物资。合浦大队从存放物资的房子里缴获长短枪10多枝和一大批军用物资。然后把队伍撤回六罗水的张凤塘驻扎。

2月9日，合浦大队又乘胜袭击张黄西北部的马栏乡，而马栏乡保队也早已闻风而逃。合浦大队到达马栏乡后便打开粮仓，开仓济贫，长期处于饥饿中的农民欢欣雀跃。

小江、龙门武装起义

1945年1月，阮明派白石水区党组织负责人叶信芳到小江区传达贯彻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并召集小江区党员开武装起义预备会议，研究和部署举行小江武装起义，由叶信芳和小江区党组织负责人张书坚分别担任武装起义的正副指挥。会议确定小江武装起义攻击目标和兵力安排，即组织三支起义队伍分别进攻三个目标：由张书坚率领第一支队伍，攻击国民党三十五集团军分监部后方办事处设在小江地区苏村的朴子坪和伏羲寺的两个据点；由党员宁业富率领第二支队伍，攻击国民党小江镇自卫中队；由党员王献芝率领第三支队伍，攻击小江镇公所。同时，由党员冯日升率领沙江部分起义队伍和云坊起义队伍在马路坡山上警戒，阻击顽军的增援部队。会后，由各支队负责人研究搜集武器和制定具体作战计划。

2月7日上午，再次召开武装起义预备会议，各支队伍负责人在会上汇报武装起义准备情况，会议决定晚上举行武装起义。晚上11时左右，由张书坚率领第一支队伍200多人，将国民党三十五集团军分监部后方办事处的一个据点朴子坪团团围住，然后派突击队员伪装成保队紧紧跟在苏村保长的后面走到门前，由保长以缉私为借口骗顽军开门之后，突击队员猛冲进去，击毙3个顽军，缴获长短枪3枝。余下的顽军固守在楼上，用火力封锁了走廊，突击队员无法掩蔽，只得退出来，顽军乘机又将大门关上。由于正面攻不下，张书坚立即组织起义队伍从西面进攻。起义人员以勇猛迅速的动作打开西边平房的窗户，冲了进去，顽军退到东侧坚固的楼房顽抗，用步枪和手榴弹阻击起义队伍的进攻。这时，张书坚便一方面指挥队伍包围封锁顽军，另一方面派部分队伍去攻打国民党三十五集团军分监部后方办事处的另一个据点伏羲寺。2月8日凌晨1时左右，到达伏羲寺的队伍按预定计划，找到住在附近村庄的一名香公（寺庙烧香的人）把寺门打开后，突击队员冲进寺庙向正在睡觉的顽军喝令：“缴枪！”“缴枪！”这样，一

个班的顽军全部缴械投降。这时，起义队伍在检查俘虏时，发现俘虏中有一个10多岁的男孩正是三十五集团军分监部主任夏秀峰的儿子。起义队伍把俘虏押到朴子坪并向张书坚报告有关情况后，张书坚便向被包围的顽军展开了政治攻势，提出只要缴械投降，就保证俘虏的安全。这时天色已渐明，前来参战和助威的群众约1000人，围满了朴子坪的四周，群众的喊杀声、吆喝声以及夏秀峰的儿子呼唤妈妈的哭声，此起彼伏。被包围的顽军只好从窗口打出白旗，举手投降。在这次战斗中，共毙顽军4人，俘30多人，缴获30多枝长短枪，数十箱弹药和一大批的军用物资。

与此同时，由宁业富率领第二支队伍，攻击国民党小江镇自卫中队。宁业富利用自卫中队官兵嗜酒如命的特点，在北河坡村家里摆设狗肉宴，请自卫中队代理中队长李国祯赴宴，将李国祯及随从灌得酩酊大醉之后，由刘信汉和黄福隆把他们送回自卫中队营房四姓宗祠作为内应。接着，宁业富立刻在北河坡村集合起义队伍，分几路包围四姓宗祠。2月7日晚11时左右，宁业富和宁章毅大摇大摆地走进四姓宗祠，顽军哨兵见是请中队长喝酒的宁业富，便让宁业富和宁章毅进入祠内。当宁业富点着浇了油的纸团抛向祠内三间厅堂时，宁业富、宁章毅、刘信汉和黄福隆一齐拔出手枪，喝令从梦中惊醒的顽军缴械投降。包围四姓宗祠的起义人员得到信号，也一起冲入祠内，顽军见势不妙，不敢顽抗，只好缴械投降。在这次战斗中，共俘30多名顽军。

由王献芝率领第三支队伍攻打小江镇公所时，因部署不周，又遭到顽军的顽强抵抗，而且起义队伍缺乏攻坚武器，天又快亮了，形势对起义队伍不利，只得撤出战斗。没有按计划攻下小江镇公所，给小江武装起义的全局造成较大的困难。

在龙门乡，由谭家驹率领龙门起义队伍约30人，攻打龙门乡公所。2月7日晚，当谭家驹率领起义队伍包围龙门乡公所时，被顽军发觉，遭到顽军的顽强抵抗，起义队伍只好撤退。

小江武装起义共摧毁顽军3个据点，毙伤顽军数人，俘70多人，而起义人员无一伤亡。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小江广大革命群众的斗志，增强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随后，小江、龙门起义队伍400多人会集沙江村进行整编。为了坚持长期斗争，留下100多人整编为小江人民抗日游击中队（简称小江中队），张书坚任中队长，叶信芳任政治指导员。2月13日，国民党合浦县自卫队与小江镇自卫队向革命村庄苏村“进剿”。小江中队闻讯后立即从沙江村开往苏村攻击顽军，当小江中队到达大朗桥头遇上正在归途中的顽军时，立即对顽军发起攻击，把顽军打得狼狈不堪，仓皇溃退。几天后，小江中队奉命攻打马栏乡，开仓济贫。

西场武装起义

1945年2月上旬，南康、公馆、白沙、白石水、小江等地的武装起义，震惊了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因此，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对尚未发动武装起义的地区严加防范。由于西场党组织接到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较迟，这时西场属于尚未发动武装起义的地区。为了防止

西场群众发动武装起义，由西场镇自卫队和保队轮流值夜防守西场圩四周的闸门。2月14日午夜，合浦县党组织交通员张启泰到西场传达有关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时，被西场镇自卫队和保队拘押，幸得被西场党组织派进保队任副队长的党员占日佳发觉，进行干预，始得脱险。张启泰获释后即向西场党组织负责人包恭传达阮明的指示，要包恭立刻到马栏接受任务。2月22日，包恭从马栏回到西场，向西场的党员传达了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关于发动西场武装起义的决定，并指定由包恭任西场武装起义总指挥，由党员王克任军事指挥，合浦县党组织派党员伍朝汉到西场负责起义队伍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

由于西场镇是合浦县较大的一个镇，因此，西场镇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比较强大：西场镇的天后宫庙驻有国民党合浦县自卫队一个中队80多人、80多枝枪；西场镇警察所10多人、10多枝枪；西场镇公所10多人、10多枝枪；在西场镇公所附近的国民党合浦县自卫队第三支队队长陈南的家是一座碉堡式钢筋水泥楼房，楼内有大量武器弹药。但这时西场镇只有共产党员50多人，又缺乏武器弹药，要战胜拥有100多人的顽军确实有不少困难。为了使武装起义取得成功，西场党组织召开会议，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作了详细分析，并确定了武装起义的作战方案：第一个（重点）攻击目标是自卫中队。决定由参加自卫队的党员叶崇业做内应，利用顽军吃饭时，人枪分离的时机打开后门，武装起义突击队冲进去抢夺枪支，攻击顽军。第二个攻击目标是警察所。决定由在警察所任书记的地下党员黄模首先将警兵全部派下乡去催收税款，把枪械全部集中锁起来。然后起义队伍派人员策应，收取枪支。第三个攻击目标是镇公所。决定由党员温国成等借机混入镇公所内，再由起义队伍以押解“征兵”为名从外面配合，突击乡警。第四个攻击目标是陈南。决定从起义队伍中挑选两名武艺高强又做过陈南的佃户的武装人员，佯装送猪肘子圆蹄给陈南，乘机将他擒住，或开枪打死他。会议决定于3月12日利用西场群众习惯“做平安”（作醮请神祝福的迷信活动）的机会，举行武装起义。各战斗组的负责人分别是庞殿勋（负责攻打自卫中队）；黄模、陈录纪（负责攻打警察所）；王禄安、温国成（负责攻打镇公所和陈南）。同时，为了确保起义后队伍及时安全撤退，由洪季铨率领白沙头保队占据退路，负责掩护起义队伍撤退。通知王益率领沙岗起义队伍防守从廉州、上洋、乌家到西场的通道，负责监视、阻击增援的顽军。

3月12日下午4时左右，西场武装起义按预定计划举行。负责自卫中队内应的叶崇业乘顽军吃饭之机偷偷打开天后宫后门，庞殿勋立即率领10多名突击队员向后门冲进去，顿时一阵阵急促的枪声和“缴枪不杀”、“我们是抗日游击队”的喊声响彻敌营，顽军乱成一团，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突击队员很快就缴获了80多枝枪和一批子弹。这时，王克和伍朝汉也从后门进入天后宫，与庞殿勋、叶崇业一起指挥起义人员清理战场。有一部分顽军看到王克、伍朝汉、庞殿勋等3人，明白起义队伍是共产党领导打日军的队伍，于是这些顽军立刻缴械投降，并纷纷要求加入起义队伍。

在攻击警察所前，黄模按计划于3月12日早上把大部分警察派下乡催收税款了，又以上

级要检查武器装备为借口，只留下一个警察持枪站岗，把其余的 12 枝步枪和 1 枝手枪集中锁起来了。下午 4 时左右，埋伏在警察所门前的陈录纪听到起义信号以后，拔出手枪对着站岗的警察大喊一声：“不许动，缴枪！”这时，街上枪声骤起，站岗的警察自知情况不妙，只好乖乖地缴枪投降了。但警察所的书记员吴次基从外面拼命往回跑，企图回去拿枪抵抗，于是陈录纪一枪击毙了吴次基。随后，洪季铨率领一支起义队伍来到警察所扛着缴获的 13 枝步枪和 1 枝手枪撤离警察所。

在攻打镇公所前，温国成借故协助其弟领头“做平安”，与党员裴礼祥一起来到镇公所驻地文武庙。攻打自卫中队的战斗打响后，有一个乡警听到枪声便从街上慌张地跑回镇公所关闭文武庙大门。温国成急中生智，以听到的枪声是西头街那边‘做平安’烧爆竹的响声为借口，骗乡警重新打开大门。而温国成和裴礼祥还不见王禄安率领起义队伍到来，便想出去打听一下外面的情况。当温国成和裴礼祥刚走出文武庙大门时，文武庙右侧陈南的家里便响起了枪炮声。这时，王禄安率领起义队伍来到了文武庙，但镇公所的乡警已关闭了文武庙大门，负隅顽抗。与此同时，陈南指挥家丁在其楼上居高临下，攻打起义队伍，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随后，包恭、王克和庞殿勋亲自赶到镇公所和陈南家附近观察，觉得用硬攻的办法是很难攻下这两个据点的，并认为武装起义攻击的主要目标（自卫中队和警察所）已经达到了，起义队伍也不宜在西场久留。于是，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王克便下令撤退。起义队伍撤退时，沿街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武装起义的目的在于组织游击队，抗日锄奸，保卫家乡，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送。这次武装起义共击毙顽军 1 人，俘 70 多人，缴获 80 多枝枪和一批军用物资。起义队员无一伤亡。

起义成功后，参加西场武装起义的党员 30 多人，群众 20 多人，从俘虏中吸收参加起义队伍的 20 多人，共有 70 多人的队伍连夜胜利撤到东坡附近的村庄，并有群众纷纷要求加入起义队伍。这时起义队伍共有 100 多人，整编成立西场大队。由王克任大队长，庞殿勋任副大队长，包恭任政委，黄模任副政委，伍朝汉负责文化宣传教育工作。西场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分别由王禄安、洪季铨、李甫思任中队长。随后，西场大队转移到白泥坎山区，以便在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但国民党合浦县自卫中队陈德佑部跟踪追击西场大队，并占据村前隘口，架起机枪向西场大队驻地猛烈扫射，西场大队边抵抗边撤出村外山头向顽军还击，分两批轮流掩护撤退。放哨的排长王瑚远在战斗中牺牲了，队员裴贤文、洪达彰被捕押至廉州遭杀害。战斗结束后，大部分队员已走散了，剩下的队员继续在西场北部山区和村庄活动 10 多天之后，包恭和王克率领西场大队共 30 多人，经过乌家、升平北上到文利村附近活动。

维安、党江乡兵起义

1945 年 3 月中旬，受到共产党教育影响的灵南文利乡香山村苏显枢（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班长），率领维安乡自卫队 30 多人，携轻机枪一挺、步枪 30 多枝举行起义，编为灵南中队，

苏显枢任中队长，岑焕祥任指导员。4月中旬，在中共党江乡地方组织的教育争取下，党江乡自卫班士兵祝衡甫等3人举行起义，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12枝，子弹1000多发，随后转移到西场与西场大队会合。

至此，合浦县东、南、西、北、中各处都燃起了武装起义的烽火，800多人参加了武装起义，起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攻下顽军据点9处，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长短枪200余枝及一批军用物资，毙伤及俘100多名顽军；建立了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独立自主的人民武装队伍，革命进入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灵山、钦县和防城武装起义

灵山武装起义。1945年1月，阮明到灵山向灵山党组织负责人陈铭金传达中共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后，陈铭金分别向灵山党组织成员张家保、黄文法、黄式高、莫平凡、邝业兢等进行了传达，并研究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起义队伍的番号为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灵山大队，总指挥为陈铭金；起义时间是2月9日凌晨；起义攻打目标是国民党灵山县政府。

2月8日早上，全县参加武装起义的400多人从各个乡镇集结在指定地点，等待2月9日凌晨总攻的发起。但是，由于檀圩、大塘通往县城的电话线路没有按原计划剪断，驻檀圩的国民党灵山县自卫大队副大队长陈筹芳、大塘反动恶棍劳履吉先后发现起义队伍的行动后，分别打电话报告灵山县县长陈公佩。于是，陈公佩责令警察局长徐尚纲严加防范，同时调动县自卫队加强了交通要道和重点目标的警戒。当潜入县政府的联络员杨敦荃在联络途中不慎被捕后，顽军更加猖狂，加强搜索。2月9日晚上9时左右，顽军发现潜入县政府的突击队员后，便派兵包围了突击队员。突击队员进行突围，迅速撤出县政府，但有两名突击队员英勇牺牲。

2月9日凌晨2时左右，由莫平凡率领的主攻队伍到达六峰山脚时，知道潜入县政府的突击队员已突围出来了，估计顽军已发觉起义队伍的攻城意图，并作了严密的警戒。如果按计划攻城，可能会遭到顽军伏击，损失将更为惨重。于是，陈铭金与莫平凡等研究决定，放弃攻城计划，把起义队伍撤退到大塘集中。2月11日，由陈铭金率领大部分起义队伍转移到司练柑子塘村，由张家保率领少部分起义队伍转移到钟灵。这时，阮明从白石水到了灵山钟灵乡白鸠埠村，见到张家保后得知灵山起义队伍已撤退到司练，便通知灵山起义队伍转移到钟灵。2月15日，陈铭金接到阮明通知灵山起义队伍转移到钟灵的指示后，便率领起义队伍转移到钟灵。2月17日，顽军跟踪起义队伍到钟灵后，张树德率领县自卫队和民团2000多名顽军围攻钟灵，起义队伍奋起还击，毙伤数10名顽军，但有6名起义队员英勇牺牲。张树德率领的顽军围攻钟灵10多天，不但没有“剿灭”起义队伍，反而损兵折将，因此国民党灵山县当局不得不向上司求援。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尽快扑灭南路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烈火，派出国民党一五五师四六五团从果德、南宁前来钟灵开展大规模“进剿”。2月底，陈铭金得到国民党一五五师四六

五团前来攻打钟灵的情报，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起义队伍的行动方案。会议决定：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起义队伍不宜固守一地与敌硬拼，而按武装起义前白石水金街会议精神，立即向合浦县白石水区转移。3月2日，陈铭金率领起义队伍向白石水区转移。3月4日，灵山起义队伍转移到白石水区，在六罗水与合浦小江起义队伍会合。

钦县武装起义。1945年1月，阮明委托灵山党组织负责人陈铭金向钦县、防城党组织负责人卢文、谢王岗转达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卢文接到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后，迅速组织党员发动群众、筹集武器，做好举行钦县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钦县党组织经过多方发动群众，共动员130多人参加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命名为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指挥朱守刚、副指挥黄木芬（周才业）、政委卢文、参谋长邓业懋（陈浩），于2月17日在钦县小董镇举行武装起义。起义人员于当晚秘密集结在小董，袭击小董自卫大队，但因起义队伍经验不足，武器装备落后，未能攻下。3月18日，起义队伍撤离到六虾、那料、八甲等村。3月20日，国民党钦县当局纠集500多名顽军袭击起义队伍。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起义队伍向邕钦边境转移。3月26日，起义队伍转移到华灵村，并派一部分起义人员到那料村打开国民党的粮仓，开仓济贫。与此同时，顽军继续追击起义队伍，先攻击那料村，但没有抓到起义人员，便向华灵村进攻。当顽军到达华灵村时，邓业懋误认为顽军是从那料村开仓济贫后返回华灵村的起义队伍而前往联系，不幸被顽军逮捕。双方随即开火，一直战斗到晚上。随后，起义队伍撤退。但在分散撤退的过程中，不少起义人员被捕，13名起义人员遭杀害，余下的起义人员一部分转移到灵山，一部分转移到防城，还有一部分返回十万山区，参加当地武装队伍或从事秘密活动。

防城武装起义。1945年2月，卢文派人到防城通知防城党组织负责人谢王岗到钦县后，向谢王岗传达了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谢王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防城武装起义推迟举行，同时，在党的力量较强的几个地区，组织秘密的游击小组，筹措武器经费，积极创造武装起义条件。防城党组织吸取各地武装起义的教训，不全面拔根，只动员部分武装起义。经过3个月的准备，防城党组织召集那良地下武装人员和沿海少数武装骨干共150多人，于6月14日在北仑河畔修尧村组编成钦防华侨抗日大队，大队长沈鸿周，党代表兼参谋长黄木芬，并开入越南海宁省日军占领区发动华侨抗日。钦防华侨抗日大队首战攻克伪军一据点。战斗结束后，黄木芬在率领政工队到越南海宁省塘圩宣传抗日时，遭到日、伪军的围攻而英勇牺牲。

三、六万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南路抗日解放军主力挺进合浦，建立抗日根据地

中共南路特委领导和组织的南路全面武装起义，建立了一支党直接领导的独立自主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壮大了党的力量，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牵制了日军在华南的军事力量，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是，武装起义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

顽固派调集大批军队对刚组建的南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进行了疯狂的“围剿”，企图扼杀这支年轻的抗日游击队，致使党的力量遭到一定的损失，一些起义队伍被打散，不少革命村庄遭国民党焚毁和劫掠，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遭敌袭击，损失惨重，数千名顽军又尾追不舍。这时，南路特委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广东临委转来的关于南路武装起义的指示，要求在敌占区内继续扩大武装队伍，提醒南路各武装队伍要注意防备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不利时要注意转移，保存实力，要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广东临委还派了一批干部到南路参加南路抗日游击区工作。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精神，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南路特委于1945年2月5日在廉江青平老鸦村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建立廉（江）博（白）陆（川）边根据地的计划，将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的的主力挺进合浦县白石水区，建立白石水区抗日根据地。第二支队下辖四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洪荣、第二大队大队长郑世英、第三大队大队长练炳强、第四大队大队长黄飞。钦廉地区的武装起义队伍拟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任张世聪为支队长兼政委，随西进的第二支队返回合浦开展武装斗争。第三支队下辖合浦大队、黄河大队、小江大队、西场大队、灵山大队、灵南中队和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特委主要成员回到雷州半岛重组武装队伍，重点开展沦陷区和半沦陷区的武装活动。

会后，南路特委主要成员周楠、温焯华、唐才猷从廉江返回遂溪途中，多次商议如何总结武装起义经验教训、扭转南路战局的问题。他们回顾了举行南路抗日武装起义以来的工作，肯定了发动群众扩大自卫武装的重要作用。同时认为，不加区别地全面发动武装起义，全面拔根，全面暴露，是个很大的失误。因此，南路特委决定：（1）尚未发动武装起义的地区立即停止举行武装起义；（2）已发动武装起义的地区抓紧对起义队伍的整顿，组织工作组回原地分散活动，依靠党组织和群众，逐步恢复发动游击战争；（3）迅速恢复以广州湾为中心的情报交通网和统战工作，动员参加起义队伍的部分教师、学生返回原地隐蔽，恢复学生工作和群众工作；（4）对雷州半岛敌后区域的起义队伍要加强整训，继续扩大队伍。这个决定是中共南路特委在总结南路武装起义成功与挫折的经验教训后作出的正确决策，对克服南路面临的困难和开拓南路武装斗争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月9日，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800多人在参谋长李筱峰和二支队队长黄景文、三支队队长兼政委张世聪的率领下，向合浦白石水区挺进。在途经石埭时，袭击了国民党河防大队税警排和乡公所自卫班，缴获一批武器弹药。2月11日，二支队到达白石水金街与合浦大队会师，受到白石水区人民的热烈欢迎。2月12日，因阮明去灵山检查工作尚未回到白石水，由合浦大队负责人向李筱峰、黄景文、张世聪等汇报了合浦武装起义情况。之后，由李筱峰主持召开二支队和三支队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前线作战指挥部，统一对两个支队的指挥，由黄景文任总指挥、张世聪任副总指挥。并成立政治部，下设民运科、宣传科、组织科，分别由张进焯、梁标、罗明任科长。会议还决定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军民紧密配合打击顽军。同时，为了利于作战，对部分队伍进行整编，将第二支队第三大队的马俊英、

陆之钦两个中队与合浦大队的黄家祚中队编成黄河大队，归第三支队管辖，黄飞任大队长，陈任华、陈明景任政委。黄河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共 200 多人。合浦大队的其余起义人员分别编入政工队、学生队和警卫队。当晚正值除夕，起义队伍在金街小学的操场上为庆祝胜利会师而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晚会，张黄、旧州、谷埠等数十里外的群众也赶来助兴，热闹非凡。当会上宣布前线指挥部成立和组成人员名单时，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以示拥护。在革命传统的影响下，当地民兵和群众纷纷要求加入起义队伍，使黄河大队的黄家祚中队（编为第七中队，谭俊任政治指导员）由 60 多人迅速扩大到 100 多人，形势十分喜人。至此，基本建立了白石水区抗日根据地。

2 月 13 日，阮明部署灵山起义队伍的有关工作之后，偕同身怀重孕的妻子杜振蓉从灵山县钟灵乡白鹤埠村返回合浦县大成，途经武利到达白石水陈依村时，被当地反动保队拘捕后押解至灵山县武利区公所，次日被押解至灵山县城囚禁。在监狱里，阮明夫妇向难友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在审判台上，阮明夫妇面对国民党灵山县县长陈公佩的审讯，驳得陈公佩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刑拷打下，阮明夫妇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为了保卫革命利益，宁可牺牲自己，也不透露半点有损于党的言论，并义正词严地斥责敌人。2 月底，国民党顽固派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在灵山城郊仙龙亭附近秘密杀害了阮明夫妇。阮明的牺牲是钦廉四属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重大损失。起义人员得悉这一噩耗后，心情十分悲痛，更激发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无比仇恨，决心战斗到底。

阮明牺牲后，谭俊奉命前往广州湾向南路特委汇报有关情况。南路特委任命张世聪为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谭俊为合浦县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并对钦廉地区的武装斗争作了部署，还支援起义队伍一批药品。

在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主力挺进合浦时，广东省保安一团尾追而来，驻扎张黄；国民党广东省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国元组建“合浦县肃奸委员会”，由国民党合浦县当局的军政头目邓世增、张国元、巫创雄、谢富礼担任正副主任，并责令各级政府建立“剿匪委员会”或“联防委员会”，扩充自卫队，实行联保联防，加强镇压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合浦县县长丘桂兴率领县自卫队第一大队的两个中队到达张黄，与广东省保安一团会合，准备向白石水发起进攻，妄图趁起义队伍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歼灭。1945 年 2 月 15 日，丘桂兴率领合浦县自卫队、广东省保安一团以及各区乡保队共 1500 多名顽军，疯狂地向白石水金街进攻。这时，李筱峰、黄景文、张世聪已经率领起义队伍主力去攻打旧州反动据点了，留守金街的只有一少部分战斗队伍以及政工队、学生队等，非战斗人员较多。当天上午 9 时，顽军进攻金街时，留守金街的起义队伍登上金街大岭，同顽军展开激烈的战斗，顽军多次想冲上大岭，均被起义队伍打退，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毙伤多名顽军，顽军副大队长钟喜亨、排长邓嘉也被击重伤。但起义队伍中队长廖尚智和刘炳如、赖桂廷壮烈牺牲，黄海等同志负伤，10 多名起义人员被俘后惨遭杀害。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起义队伍撤出战斗，向六罗垌转移。2 月 17 日，张世聪率

黄河大队攻克多蕉、旧州乡公所，开仓分粮。李筱峰、黄景文率领二支队回师金街袭击顽军，在石古岭、大书房、塘利坳等处同时向顽军发起攻击，迫使顽军龟缩屋内。2月20日，顽军被迫从金街撤军，退守张黄。

2月下旬，二支队会合灵山大队、小江中队挥师北上，攻克马栏、龙门两个乡公所，并在马栏再次开仓济贫。随后，二支队又与灵山大队、小江中队以及博白部分起义队伍，连克中山、江宁两个顽军据点，并攻打福旺。接着，二支队与合（浦）灵（山）各地起义队伍在小江地区的苏村、云坊一带进行短时休整，在云坊罗曼寺由李筱峰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军事行动计划。并在二支队中抽调马如杰中队与小江、龙门中队整编为小江大队，练炳强任大队长，叶信芳任政委，由三支队管辖。灵山大队改为珠江大队，郑世英任大队长，陈铭金任政委。

在二支队挥师北上之后，广东省保安一团和保警六大队继续对白石水根据地进行“扫荡”。3月8日，400多名顽军包围大成区符竹径村，并用迫击炮、重机枪轮番轰击、扫射。符竹径村民兵队长包德香和共产党员张广生率领民兵和村民共100多人奋勇抗击顽军，双方激战三昼夜，共毙伤10多名顽军。但由于保长包乾初开门投敌，符竹径村被顽军攻陷，抓去民兵和村民30多人，囚禁于县城监狱，包德香、张广生等被杀害，村民包家荣、吴阿九等被囚禁至死。

3月14日，国民党一五五师四六三团与小江区各乡保队，对小江根据地的高基、六流、苏村、沙江、大麓埔等革命村庄进行“扫荡”，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劫掠，企图消灭新生的人民武装。二支队、小江大队和珠江大队在茅坡奋勇抗击顽军，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打退了顽军的进攻，使顽军无法进入苏村，并狼狈逃遁。顽军撤走后，小江大队留在小江区坚持斗争，与当地的反动乡保队周旋。二支队和珠江大队回师灵南，与灵南中队会合，接连攻克升平、伯劳两个乡公所，开仓济贫。3月21日，国民党广东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国元、副司令员陈国勋亲自率队到达张黄指挥战斗。从广西开来的“追剿队”国民党一五五师四六五团到达张黄后，也奉命于3月23日前开至伯劳以北，围攻正在伯劳开仓济贫的二支队。

这时，李筱峰和黄景文从香山苏世俭的情报中获悉顽军的“围剿”计划后，立即作出部署：第一，把起义队伍分两路撤离伯劳，一路南下灵塘、升平、西场等地与顽军周旋，一路东撤谷埠渡过武利江，到大成金街一带山区坚持斗争；第二，布阵迷惑顽军，掩护二支队转移，派出二支队第一大队和灵南中队攻打驻守伯劳邓阳村的灵山县第二预备大队何祝三部，牵制顽军，为大部队的转移赢得时间。

3月23日，二支队第一大队和灵南中队围困了何祝三部。这时，国民党一五五师四六五团前来增援，由于敌强我弱，二支队第一大队和灵南中队边打边退，把敌引向仕罗岭方向后主动撤离。

3月24日，二支队和珠江大队转移到武利江边的谷埠圩后，李筱峰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重新部署行动计划。为了坚持灵山的武装斗争，决定把珠江大队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编为珠江

大队，郑世英任大队长，卢传义任教导员，随二支队返回白石水区；另一部分重组为灵山大队，李世益任大队长，陈铭金任政委，转回灵山坚持斗争。并派大队长洪荣率领二支队第一大队首先渡过武利江，在东岸的黄羌坪村警戒，其余队伍在谷埠圩作短暂休整。当天，洪荣大队渡过武利江后临时驻扎在离江边不远铁屎岭下的黄羌坪村，并以为后续队伍很快渡江转移的，因而放松警惕，没有派哨兵占领铁屎岭的制高点监视敌情，只派出两个哨兵在铁屎岭山腰警戒。不料，顽军早已察觉二支队的行动，派国民党一五五师四六五团庞观营和保一团许培珍营分三路向谷埠对岸一带推进，当天晚上占领了铁屎岭，并发现了驻扎在黄羌坪村的洪荣大队。接着，庞观营突然袭击洪荣大队。由于庞观营占领了铁屎岭制高点，对山脚下的黄羌坪村具有居高临下的控制之势，加上洪荣大队背水作战，处于不利地势，发挥不了洪荣大队平时勇猛拼杀的战斗作风。当庞观营逼近江边时，双方战斗十分激烈，洪荣大队指挥失调，一部分队员沿江边打边撤，最后撤出战斗；另一部分队员跟随洪荣过江西撤，与在谷埠圩作短暂休整的队伍会合，但因天黑看不见过江的闸板和便桥早已被上下船只的船员移开了，一个个踩空落水，直到后面队员发现闸门有缺口时，已经有30多名队员掉下江中，其中包括大队长洪荣在内的28名队员被急流吞没，光荣牺牲。这是一起沉痛的惨案，史称“谷埠事件”。

谷埠事件造成这么多革命战士的不幸牺牲，其损失是重大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谷埠事件失利的原因主要是：金街之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起义队伍进行重兵“扫荡”，封锁交通联络，致使起义队伍情报失灵；同时，起义队伍对大成方向来犯之敌估计不足，当顽军突然袭击时，被动应战，慌乱渡江所造成的。

南路抗日解放军主力回师高雷地区

谷埠事件后，李筱峰和黄景文率领二支队移师升平，计划转移到西场和钦县三那地区坚持斗争。但这时国民党一五五师四六五团庞观营和保一团许培珍营跟踪追击，合浦、钦县各地的顽军前来堵截，武利江东岸的顽军又沿江封锁，顽军向二支队三面夹攻，妄图把二支队消灭于升平至武利江一带。在这危急关头，前线作战指挥部领导紧急商议，认为鉴于顽军重兵包围，决定分兵几路，突出顽军重围；同时鉴于病员日增，医药短缺，给养困难，决定李筱峰和黄景文分别率领二支队东撤回到高雷地区，合灵各地起义队伍返回原地活动，张世聪率领黄河大队和三支队部分骨干回到白石水区坚持斗争。

随后，李筱峰率领二支队第二大队和部分合灵起义队伍，转战于钟灵、三合水、小江一带。1945年4月初，李筱峰在六罗水山坡上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斗争形势和行动计划。李筱峰在会上提出，根据当前的形势，要避免同强敌决战，二支队要撤回廉江、遂溪；合浦大队抽调一个中队、珠江大队抽调两个中队（邓业兢中队和莫平凡中队）与二支队一起到廉江、遂溪活动。会议刚结束，顽军突然前来袭击，灵山大队莫平凡中队便与二支队第二大队失去了联系，只好转回灵山坚持斗争。4月上旬，李筱峰率领的二支队第二大队和部分合灵起义队伍，经博白马

子璋顺利撤回高雷地区。

与此同时，黄景文率领二支队第一大队与西场大队会合返回西场，沿途公开活动，用以吸引顽军的注意、引诱顽军追击，以便掩护李筱峰率领的二支队第二大队和部分合灵起义队伍突出顽军的包围，顺利撤回高雷地区。西场大队返回西场后整编成西场连，并成立党支部，王克任连长兼党支部书记。然而，当黄景文率领的起义队伍到达西场时，惊动了国民党合浦县当局，首先派陈南率领合浦县自卫队第三支队与合浦县自卫中队陈德佑部一起向起义队伍进攻。这时，黄景文指挥起义队伍进入西场附近沙窝塘一带村庄，准备诱敌深入，设伏歼敌，一举消灭顽军。而当陈德佑部刚进伏击圈口时，起义队伍指挥员尚未发出反击口令，哨兵即开枪射击顽军，虽把顽军打得落花流水，抵挡不住向后溃退，但未能全歼顽军。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合浦当局十分震动，便派重兵包围了起义队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黄景文决定率领起义队伍从海上撤离西场，避开强敌。于是，黄景文率领起义队伍在卸江找到4艘帆船，乘夜从海上秘密撤离西场，返回高雷地区。第二天早晨帆船靠近北海时，因逆风无法继续航行，起义队伍只好在白虎头（今银滩）附近登陆，然后转移到铁山港附近，再从公馆、白沙之间转移到博白龙潭松山一带，掩蔽在马子璋山下的簕竹头村。又因与博白起义队伍联系不上，黄景文率领起义队伍正准备向雷州半岛转移时，被国民党博白保安团包围，700多名顽军在五六挺重机枪的掩护下，向起义队伍展开进攻，起义队伍利用地形阻击顽军。双方激战了一个多小时后，起义队伍撤到马子璋主峰上，摆脱了顽军的追击，于4月下旬撤回到高雷地区。但在这次战斗中，西场大队人员已伤亡和离散过半。

5月，中共南路特委决定加强抗日军队的建设，以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将南路起义队伍整编为5个团，随二支队转移到高雷地区的部分合灵起义队伍（简称合灵东撤队伍）分别编入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和第三团。其中，灵山和西场东撤队伍编为第一团第一营第三连，许家骅任连长，王克任政治指导员；南康东撤队伍和从南康动员到安铺打入廉江伪警第二总队的人员编为第三团莫营第八连，黄谷任连长，徐永源任政治指导员。南路起义队伍整编后，合灵东撤队伍分别参加由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部统一部署的山家整训和新塘整训，并听取了党的七大会议精神的传达。通过整训教育，大家很受教育和鼓舞，极大地提高了队伍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为今后坚持革命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后，合灵东撤队伍与当地抗日队伍一起，在雷州半岛的遂溪、廉江、海康、徐闻各县积极抗击日、伪军，先后参加了山家、杨柑、豆坡、橘子树等战斗，为保卫南路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直到全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合灵东撤队伍才回师钦廉地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挺进合浦，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对于刚刚组建起来的合灵起义队伍是及时、有力的支持。在数倍、数十倍于起义队伍的顽军的围攻下，南路抗日解放军主力回师高雷地区，对后来钦廉地区人民武装队伍的长期坚持战斗起着重要作用。

合灵起义队伍坚持战斗，巩固抗日根据地

1945年4月初，当李筱峰和黄景文率领南路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回师高雷地区时，张世聪率领黄河大队回到白石水区，继续以白石水区为中心坚持战斗。并安排邓业兢、梁干等回灵山协助陈铭金工作；从灵南中队抽调岑焕祥返回合浦县城附近，恢复与廉州党员的联系，以加强县城工作和对廉州动态的了解。张世聪率领黄河大队在白石水区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将黄河大队编成小股分散活动，仅在1个月内就主动出击数10次，毙伤20多名顽军，使国民党顽固派深感不安。

4月下旬，国民党广东省保安一团、合浦自卫队及国民党一五五师四六五团共2000多名顽军，又从张黄等地向白石水区大举进攻，并驻扎在白石水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大成等地，对起义队伍活动的中心地带实行“驻剿”；采取“分割合围”的办法和“梳篦式”战术，断绝白石水区与其他革命地区的联系，对根据地的民兵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到处奸淫掳掠，惨杀村民，焚烧民房，使不少革命村庄变成一片废墟和无人区；强迫村民并村围闸，强化保甲，户户联保，村村联防，悬赏缉拿起义队伍的领导干部和革命骨干，强迫村民组建保队，广设关卡，日夜站岗放哨，不准群众带粮出闸，以限制起义队伍的活动和切断群众对起义队伍的支援；强迫群众砍林烧山，妄图使起义队伍无藏身之地；更为阴险毒辣的是顽军四处派出便衣暗探，甚至冒充起义人员诱骗捕杀群众，致使群众不敢接近起义队伍。在这样的情况下，起义队伍的处境更加困难，长期露宿山头，给养不能及时补充。因此，为了争取主动，张世聪指令黄飞率领黄河大队马俊英、陆之钦两个中队开往山岐岭一带，警戒平山坡（国民党一五五师四六五团驻地）方向之敌，牵制迷惑顽军，掩护三支队司令部政工人员转移以及解决给养问题；安排一部分非战斗人员（张进煊、陈增忠等）返回公馆、白沙等地活动；张世聪亲自率领三支队司令部政工人员、警卫班和黄河大队第七中队转移到比较偏僻的大窝山附近。同时，发动群众开展抵制并村围闸、砍伐山林的斗争；经常派出小股精干武装队伍袭击顽军的给养，破坏其通讯设施，并到其驻地周围进行骚扰，使之不得安宁，为起义队伍的转移创造了条件。

5月6日凌晨，张世聪率领的队伍约100人转移到大窝山附近山头宿营后，召开党员会议，张世聪在会上分析了近日来的敌情，动员战士发扬勇敢战斗精神，努力杀敌。这时，哨兵前来报告发现敌情，一些人认为由于非战斗人员多，战斗人员少，不利于作战，应迅速转移。但张世聪认为既然顽军找上门来，就跟他们打山林战，诱敌进山，予以伏击，打了胜仗再转移。于是，部署队伍进入大窝山的山壑中，分组散开隐蔽。国民党一五五师四六五团三营，由黎家村的保长王夺华带路到达大窝山附近，发现被起义队伍踩踏过的泥泞的道路，便沿着这条道路登上了大窝山头。山顶和山脊两侧均为顽军所占据，起义队伍陷入了顽军包围之中。顽军登上山后，进行火力侦察，毫无目标地乱枪扫射一阵又停下来。张世聪断定顽军尚未发现目标，要求战士们机智沉着应付，听从命令，不准随便开枪，待顽军接近后再打。过一会儿，顽军居高临下，又连续用机枪向茂盛的丛草扫射；然后驱使小股顽军横向排列自上而下搜索。起义人员却

埋伏在杂草丛中，密切监视顽军的动静，当顽军搜索到离起义队伍几尺远时，张世聪发出“打”的命令，埋伏在各处的起义人员一齐向顽军发起进攻，把顽军打得狼狈逃窜，毙伤多名顽军。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顽军不断在增兵，近处山头布满了顽军。在战斗中，一部分起义人员冲出了顽军的重围，撤到安全的地方。其中战斗在山腰的谭俊、陈明景和警卫员陈明玉等击毙搜到身边的顽军，向山脚下冲去，冲出了顽军的重围，沿着山脚下的小路绕过几座大山，转移到另外的山林密茂处暂时掩蔽起来。

不久，顽军又发起新的攻势，以更密集的枪炮火力向起义队伍阵地猛烈扫射轰击，并有大量顽军已经接近起义队伍阵地，跟在张世聪身边的勤务员吴达元，见到张世聪一边指挥战斗，一边下令“使用短枪的同志赶快撤退，由我们掩护”。顿时，猛烈的炮火把起义队伍冲散，战斗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这时，张世聪等10多人已壮烈牺牲，前线指挥部的科长梁标（梁益能）等10多人被捕（后来全部押解到张黄遭杀害），其余起义人员已经陆续冲出顽军的重围，脱离战斗。张世聪的不幸牺牲是钦廉四属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又一重大损失。

将近天黑时，枪声已沉寂下来了，谭俊、陈明景等来到树头塘村了解情况。这时，从大窝山突围出来的党员叶梓才见到了谭俊和陈明景，但却带来张世聪不幸牺牲的噩讯，大家极为悲痛，心情十分难过，很久说不出话来。谭俊和陈明景连夜赶到大窝山脚下，研究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是收集失散的起义人员、给起义人员送饭和寻找张世聪等的遗体。接着，谭俊派叶梓才和朱香廷上山搜寻，找到了张世聪的遗体，发现张世聪身上三处中弹，显然张世聪是被顽军机枪密集扫射击中而牺牲的。叶梓才和朱香廷掩埋了张世聪烈士的遗体，并在遗体脚下埋入两块大石，作为将来寻找其骸骨的暗记，然后沉痛地向遗体告别。

顽军这时尚未发觉张世聪已经牺牲了，因此，谭俊和陈明景商量，认为张世聪是钦廉四属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享有很高威信，深受战士爱戴，群众拥护，顽军畏惧。如果这一不幸消息传开，势必影响起义队伍的士气，挫伤群众的情绪，顽军的气焰更加嚣张。为了革命的利益，稳定军心，安定民心，同心同德继续与顽军战斗，对张世聪牺牲一事，要严格保密，知道情况的人要以党性保证不作扩散。还商定了对外说法的统一口径，不管谁人问及，都说大窝山战斗之后，张世聪去司令部汇报工作了。此时谭俊和陈明景这样处理是对的，广大起义人员和群众都深信不疑。所以，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张世聪的光辉形象，仍然激励着起义队伍，鼓舞着群众，震慑着顽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随后，谭俊前往广州湾向中共南路特委书记周楠汇报大窝山战斗的情况。中共南路特委任命谭俊为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并对钦廉地区的工作进行了部署：(1)设法取得与各地党组织和起义队伍的联络，组织精干武装队伍，坚持斗争，其余用武装工作队形式，分散活动，发动群众，恢复与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2)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余下的队伍，如在合灵难于坚持斗争，可以撤回雷州半岛；(3)对合浦永信烟庄事件继续进行审查，对政治可靠、经过斗争考验的主要领导干部，可逐个恢复其组织关系，并通过他们去恢复其他

同志的组织关系；(4)密切与南路特委联系，按月写书面汇报，有紧急情况或特殊情况随时报告。

大窝山战斗后，黄河大队马俊英、陆之钦两个中队的处境更为险恶，常遭顽军重兵追击。这两个中队的队员大多数是吴（川）化（州）遂（溪）廉（江）人，对钦廉地区的民情和地形不熟悉，而过去在吴化遂廉地区活动时，群众基础较好，对民情、地形、语言各方面都比较熟悉，对坚持武装斗争有利。因此，马俊英和陆之钦要求撤回廉化地区。黄河大队大队长黄飞和政委陈明景商量后，决定黄飞率领黄河大队第七中队部分队员回山区坚持斗争，陈明景到西场向黄景文汇报请示后再决定马俊英、陆之钦两个中队是否东撤。但陈明景到西场后得知黄景文已经率领二支队第一大队和西场大队撤回高雷地区了，陈明景便赶回白石水区与黄飞以及马俊英和陆之钦商议。马俊英和陆之钦要求向东转移，返回廉化地区坚持斗争，以保存现存力量，黄飞和陈明景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马俊英、陆之钦两个中队转移到灵山沙帽岭后，陈明景主持召开中队骨干会议，讨论撤退的有关问题。会议决定把两个中队合编成一个中队以便于统一指挥，由马俊英和陆之钦任正副队长。接着，陈明景率领马俊英中队转移到西场后，由西场大队东撤高雷地区时留下的起义人员负责安排继续转移。5月25日傍晚，马俊英中队由西场大队副大队长庞殿勋带到西场海边，登上3艘渔船开始向东撤离，当渔船行驶到合浦山口镇永安村附近的海岸时，马俊英中队登陆并进入海边一个渔村，随后转移到金花塘村休息了一天，准备等到晚上经过山口镇转移到廉江。这时，有反动分子向国民党山口镇镇长吴子材报讯，吴子材闻讯后亲自率领山口镇自卫队迅速包围了金花塘村。马俊英中队与山口镇自卫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由于敌强我弱，马俊英中队只好边打边撤。在顽军的追击中，马俊英中队被打散了，被打散的队员各自为战，并不断有队员负伤和牺牲或被俘，其中马俊英等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陆之钦率领部分队员边打边撤，经过博白向廉江方向撤退。最后共有20多名队员撤回到廉江新塘联防区，被编入吴化地区领导的陈醒亚大队继续战斗。

在灵山县，1945年4月初，珠江大队莫平凡中队在六罗水与李筱峰率领的二支队第二大队失去联系后，转回灵山坚持斗争。莫平凡中队到达灵东南大石板与一直留守在灵山的由蒙英翰和梁振威率领的部分灵山起义队伍会合，使莫平凡中队从60多人扩大到100多人。接着，莫平凡中队转移到灵东佛子地区大垌口村。这时，国民党灵山县常备大队400多名顽军到大石板“围剿”起义队伍。莫平凡中队利用有利地形，采取伏击战术迎击顽军。在这次战斗中，共毙顽军5名，伤数名，俘3名，缴获20枝长短枪，起义人员无一伤亡。这是两支起义队伍会合后首战告捷，也是灵山武装起义后取得的较大的一次胜利，它震动了灵山县国民党顽固派，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灭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威风，鼓舞了人民群众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自此之后，顽军不敢轻易向莫平凡中队进攻，为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4月中旬，莫平凡中队驻扎在沙塘水村。这时，陈铭金、李世益、黄式高率领的灵山大队

从陆屋申安前乘沙塘水村与莫平凡中队会合，起义队伍兵力大增，达到 300 多人。因此，在获悉县大队和周边几个乡村的民团共 800 多人将要进攻沙塘水村的信息后，起义队伍决定不转移驻地，并立即做好了迎击顽军的准备。4 月 15 日早晨 8 时，当顽军登上沙塘水村对面的山坡时，莫平凡中队突然袭击顽军，把顽军打得四处逃窜。正当莫平凡中队追击顽军时，国民党一五五师四六五团数百人突然在后方对莫平凡中队进行包抄，企图切断莫平凡中队的退路。黄文法、黄式高、周君廷、刘瑞生等立即分别率领部分起义队伍支援莫平凡中队，与顽军展开激战，掩护起义队伍主力进入沙塘水村。中午 12 时左右，顽军占领了沙塘水村周围的山头，并一步步缩小对沙塘水村的包围圈。面对顽军的嚣张气焰，起义队伍沉着应战，打退了顽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两昼夜的战斗，顽军多次受挫，损失很大，而且士气低落，对再战已失去信心，暂时停止了进攻。而起义队伍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因吃不饱、睡不好，消耗的弹药得不到补充，外围起义队伍也没有前来增援，再坚持下去只有增加危险，形势紧逼，因而决定深夜突围。经过 30 多分钟的冲杀，起义队伍终于突破顽军的包围，安全撤到大石板、秧地塘和芝麻水一带。在沙塘水村战斗中，共毙伤数十名顽军，使顽军非常害怕起义队伍，很长时间都不敢进入灵东地区，巩固和发展了灵山抗日根据地。

在合浦县西场镇，1945 年 4 月初，黄景文率领二支队第一大队和西场大队大部分队员从西场撤回雷州时，西场大队副大队长庞殿勋与 20 多名队员留下，在离西场圩较远、群众基层较好、山高林密便于隐蔽的山地吊丝蓉一带坚持斗争。

在合浦县小江镇，1945 年 4 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对小江大队的“扫荡”。4 月 12 日，广东省保一团一大队、合浦县自卫队第一大队以及小江镇自卫队和各乡镇保队共数百人，对小江区的沙江、云坊、苏村、大麓埭、高基埭、六流埭等根据地进行“驻剿”，强迫群众烧山、砍树、并村、围闸，搞联保，建保队；群众出入要检查，迫害革命者亲属，威胁群众自首，企图隔断小江大队与群众的联系，使小江大队断绝粮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小江大队被迫离开村庄，转移到山上。由于困难逐步增加，这对继续坚持原地斗争十分不利，因此，马如杰中队转回遂溪。同时，为了摆脱困境，小江大队派人与灵山大队联系，并得到灵山大队的同意，于是，小江大队决定转移到灵山，与灵山大队会合。

5 月 18 日，张国元将其指挥所从张黄移至小江镇，亲自指挥顽军进行清乡“扫荡”。于是，小江大队转移到博白边境。张国元指派陈国勋和博白县沙河清乡司令陈文中率领 1000 多名顽军，围攻小江大队。因此，除留下张启泰在合博边大冲至马长田一带做联络工作外，叶信芳、练炳强率领小江大队向灵山转移，于 5 月 28 日在灵山东部芳龙山区与灵山大队会师，并肩战斗。这时，李世益率领的灵南中队以及梁振威部也聚集在芳龙乡大垌口。灵山大队和小江大队会合后，起义队伍共有 300 多人。由于与钦廉四属党组织的联系暂时中断，为了便于统一指挥队伍战斗，成立临时指挥部，并推举叶信芳为指挥，陈铭金为副指挥，各队领导体制不变。

随后，叶信芳接到国民党准备派一个正规师到灵山“扫荡”起义队伍的情报。为此，叶信

芳和陈铭金召集灵山大队和小江大队负责人邓业兢、练炳强、黄文法、莫平凡、黄式高、李世益、梁振威等召开会议，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刚好钦县党组织负责人卢文从钦县到小江联系起义队伍，然后随小江大队到了灵山，目的是想借用 10 多个武装人员回钦县小董镇与朱守刚一起到十万大山开辟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于是，叶信芳和陈铭金找卢文了解十万大山的有关情况。叶信芳和陈铭金听了卢文介绍十万大山的情况后，认为把起义队伍转移到十万大山比较好。

6 月 5 日，叶信芳和陈铭金率领起义队伍近 300 人，前往十万大山。开始时晚上行军，经过峨眉、白木等群众基础较好地区，行动较隐蔽。但因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加上夜行军，进度很慢，一个晚上只能走 30 华里左右。起义队伍西进不久，张国元于 6 月 6 日又将其指挥所从小江移至灵山，在灵山县城亲自指挥顽军对起义队伍进行“清剿”，但找不到起义队伍。这时，起义队伍继续缓慢西进，走了四五个晚上才过了旧州，进入太平境内。太平是反动地主集中的地方，由于起义队伍对太平的道路不熟，晚上走得更慢，又难以隐蔽，因此太平的反动派很快就察觉了起义队伍的动向，并到处组织反动乡、保团队，设卡放哨、登山瞭望，时刻准备攻击起义队伍。由于没有群众基础，起义队伍陷入了反动派的包围中。在这严峻的情况下，临时指挥部决定停止进军十万大山，把起义队伍撤回灵山。于是，起义队伍改变方向，往东南方向前进。6 月 14 日，起义队伍为了摆脱追兵，匆忙急促前进，到达钦县那香乡玉屋村时，灵山大队副政委岑嘉毅因过于困倦，体力支持不了，坐在路边休息。随后，岑嘉毅被玉屋村反动甲长指使反动武装围攻，岑嘉毅在与顽军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6 月 15 日，起义队伍进入钦县百济乡，一路不断战斗，队员符筑不幸中弹牺牲，小江大队副大队长谢伯寿借故逃跑了。6 月 17 日，起义队伍到达钦县南荣乡田余村时，发现前面山头已被反动民团占领。但在困难面前仍有不少同志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黄式高主张组织兵力去攻占前面的山头，周君廷便请纓带领 10 多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向前面的山头冲去，另派一个中队跟进，向反动民团猛烈攻击，反动民团慌忙溃退，突击队占领了前面高山，掩护起义队伍继续前进。但在困难的环境下，灵山大队大队长李世益借口去侦察敌情携枪逃跑了。李世益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连长，虽然受过共产党的几年教育，但经不起斗争的考验而被淘汰了。这一事件也表明起义队伍中已经出现了军心动摇的情况。

6 月 19 日，起义队伍到达钦县境内的古窠岭。卢文带一个便衣武装队员绕到山南的六虾村去联系群众为起义队伍做饭，得到六虾村积极支持革命并在群众中很有威望的韦明宣和村里地下党员的热诚帮助。中午，韦明宣安排韦积源等炒了 60 多斤米，由韦玉堂挑上古窠岭顶去。晚上，韦玉堂带起义队伍来到河滩开饭。当晚找到隐蔽在屯茂村的党员朱守刚，由朱守刚带路东行，原拟过九脉坳，出青塘到陆屋。因走错路，误入小董东南高山中的白花麓，找不到出路。6 月 20 日下午，遇到一个割草的农民，并让他带路，才走出深麓，直奔九脉坳。绕过青塘后，已进入地形比较熟悉的灵山境内。6 月 21 日清晨，起义队伍终于回到了灵山县申安乡陆屋北

面的革命村庄。回到革命村庄后，大家都有一种安全感和亲切感。6月下旬，起义队伍经钟灵等革命地区安全返回芳龙根据地。

这次合灵起义队伍西进，陷入了反动地方武装、反动乡团队的包围之中，处处被动挨打，损兵折将，遭受严重的挫折。事实上，当时敌情并不如叶信芳所说的那么严重，国民党并没有派一个正规师到灵山，起义队伍不转移也可以就地坚持，不必远途西进，转移比就地坚持有利的考虑是失算的。事实证明，起义队伍如果脱离了革命地区和革命群众，人地生疏，就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经过这次惨痛的教训使大家更加明确，只有以依靠当地群众为基础，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得到发展。西进的起义队伍能够回到根据地，是由于全体党员、干部和战士团结一致，英勇作战；由于全体队员充分发扬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艰苦奋斗精神；由于有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热诚帮助。同时，这次西进的艰苦经历也证明，合灵起义队伍是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能经得起艰险考验的坚强的英雄队伍，有了这样的队伍，就有希望，就能在任何情况下创造新的局面。

“就地坚持，分散发展”方针的贯彻

1945年5月，鉴于李筱峰、黄景文率领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西进受挫，撤回遂（溪）廉（江）边敌后以及遂廉化（县）吴（川）边地区的开辟工作已获得显著进展的情况，中共南路特委在广州湾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提出依托根据地建立主力部队，实行主力部队与地方党组织的配合，有计划有步骤向外扩展的方针，并指示原属第二支队的茂（名）电（白）信（宜）武装队伍和第三支队留在合灵的起义队伍，贯彻执行“就地坚持，分散发展”的方针，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由于合灵武装起义以后，地方上的党员绝大部分参加了武装队伍，地方上党组织的工作相对较弱，同时又遭到国民党军队连番扫荡，合灵地区[1]的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受较大损失，因此中共南路特委指示合灵地区要保留精干的武装队伍，采取武工队（武装工作队）的形式分散发展，发动群众，恢复老区，开辟新区，坚持山区武装斗争，尽快恢复各地党组织的工作。6月上旬，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谭俊从广州湾回到公馆区白沙乡龙颈村后，分别向公馆、白石水、南康区党组织负责人张书坚、陈明景、李洵祥等传达了中共南路特委关于贯彻执行“就地坚持，分散发展”方针的指示并部署了各区的工作，要求钦廉地区要以武工队的形式恢复老区，发展新区，黄河大队除留部分人员搞武工队外，大部分人员撤往高雷地区。7月，谭俊派人联系上灵山队伍，即到灵东南向灵山党组织负责人陈铭金、钦县党组织负责人卢文传达了中共南路特委这一指示，还决定小江大队派先遣队回小江联系，为小江大队开回小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创造条件。8月，谭俊回到北海见到防城党组织负责人谢王岗，也向谢王岗传达了中共南路特委这一指示。至此，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恢复了钦廉地区各地党组织和起义队伍曾一度中断的联系，使党的指示能在钦廉地区贯彻执行，保证钦廉地区的革命斗争纳入党领导下的正常运行轨道。钦廉地区各地相继贯彻执行了中共南路特委这一指

示，使各地武装队伍和抗日游击根据地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张国元于1945年6月22日从灵山转回白石水，向国民党广东省当局和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虚报战绩，吹嘘说合灵武装起义队伍已经“肃清”。但在这个时候，西进的合灵起义队伍已秘密回师灵山县芳龙根据地和武利江两岸，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接着，灵山党组织根据中共南路特委的指示，划分了武装队伍活动地区范围：由莫平凡、黄文法、邓业兢率领一支队伍在灵西南活动；由陈铭金、黄式高、蒙英翰等率领一支队伍在灵东北活动。这两支精干队伍除集中活动外，还派出武工队分散开展活动，深入村庄，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建立和维护交通情报网点。

黄河大队撤离白石水时，留下陈明景、赖作亮、李通等11人。不久，陈明景转到灵南等地活动，并指示由赖作亮、李通等10名武装人员组成武工队，坚持白石水区武装斗争，同时明确他们的任务是：恢复原有地区和交通联络，保持与上级联系，开辟新区，为东撤雷州地区的武装队伍返回做准备。白石水武工队在队长赖作亮、支部书记李通的率领下，密切联系群众，恢复和发展交通联络站，坚持反“扫荡”斗争，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为合灵起义队伍主力重返开展斗争创造条件。他们住在山洞里，以野生动物和植物充饥，在顽军千方百计地妄图切断他们与群众联系的情况下，恢复了被破坏的交通联络站，收集情报、收缴反动保队武装的工作顺利进行。随后，苏显枢中队共20多人到谷埠、双涌口、白石水一带活动，与白石水武工队密切配合，坚持斗争，给顽军以有力的打击；同时使群众看到白石水区还燃烧着革命的火种，增强了群众与顽军斗争的信心。

1945年春夏间，转移到白石水区参加武装起义的中共党员张进煊、张书坚、周洪英、李成、廖世津、朱香廷等先后回到公馆、白沙区，恢复党组织活动，恢复群众工作，建立了秘密游击小组，继续收集武器，组建了公馆、白沙武工队，坚持武装斗争。武工队共有14人，周洪英任队长，陈铭壁任指导员，由张书坚统一领导。队员主要在白沙龙颈、四马田、新塘和公馆六湖垌等地活动，后来由于粮食给养难以解决，即分散活动，部分队员到南康与南康武工队一起活动，部分队员到山口活动，还有的队员分散在原地坚持斗争。

在南康、福成区，李洵祥领导当地党员陈耀琪、王昌锐、蔡标、钟逢钧、廖宝芳、姚善智等坚持工作，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组建武工队，坚持武装斗争；并通过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邓松和陈耀琪，获取国民党广东八区专署的机密情报，以实际行动回击张国元的猖狂叫嚣。

西场大队副大队长庞殿勋率领20多名武装人员，继续在离西场圩较远的山地吊丝蓉一带坚持斗争，后来一直坚持战斗在合灵边境。

在全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随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东撤到雷州地区的合浦、灵山起义队伍，又重编为合灵独立营，在营长黎江威（黎攻）、政委郭芳的率领下从遂溪返回合浦、灵山，分别回到原来活动的地区，与各地区坚持斗争的武工

队相配合，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又进行了新的战斗。

钦廉地区抗日武装起义是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中共南路特委的指示，为配合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南征，开辟湘赣闽粤桂边五岭抗日根据地而举行的，通过武装起义建立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独立自主的人民武装队伍。这支队伍没有被扼杀在襁褓中，没有如同国民党广东省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国元所叫嚷的被“肃清”了，而是在惊涛骇浪中基本上保存下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钦廉地区抗日武装起义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武装起义总指挥和军事负责人在起义后以及在战斗中相继牺牲，还损失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和战士。因此，从整体上说，钦廉地区抗日武装起义是基本成功的，但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钦廉地区抗日武装起义之所以能够取得基本成功，其主要原因是：(1)中共南路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在日军打通湘桂线以后在广东南路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定是正确的，选择起义的时机是成熟的，钦廉四属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南路特委的决定。(2)钦廉四属党的组织基础是坚固牢靠的，是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建立起来的。因而，其党员干部的绝大多数都具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以至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都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是经得起斗争考验的。虽然在起义前夕钦廉四属党的联络机关遭受破坏，党的负责人因受组织审查而临时更换，党的组织受审查，党员干部被暂时停止了组织生活，但是当听到中共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时，广大党员干部都积极响应，坚决拥护，纷纷投入武装起义的行动中。同时，广大党员干部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奋不顾身。(3)人民群众对起义队伍的积极支持和热诚帮助。起义队伍来自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的子弟兵，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挺身而出的，人民群众把希望寄托在起义队伍的身上，因此起义队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热诚帮助。(4)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的及时支援。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及时挺进合浦县白石水区，对钦廉起义队伍的及时支援，包括武装力量、指挥才能、斗争声势、作战经验以至起义队伍的转移等方面，都是钦廉地区抗日武装起义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钦廉地区抗日武装起义遭受严重挫折的原因是：(1)国民党顽固派的残酷镇压。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了从中央军、省保安团、县大队到乡、村保安队的整套军事机器，以数倍、数十倍甚至百倍的众多兵力对新生的、临时集结起来的人民武装队伍实行最残酷的围攻与镇压。这是钦廉地区抗日武装起义遭受严重挫折的客观原因。(2)缺乏统一领导和周密部署。由于此时钦廉四属党组织受审查，党员干部停止了组织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通知举行武装起义，起义的时间又过于仓促，因此对武装起义难以做到统一领导和周密部署。(3)缺乏武装斗争经验。起义队伍的领导干部多数都很年轻，虽然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也阅读了毛泽东、朱德等关于武装斗争的一些论述文章，一些领导干部还曾经受过一般的军事训练，但是毕竟缺乏

实战经验。这是钦廉地区抗日武装起义遭受严重挫折的主观原因。

钦廉地区抗日武装起义的深远历史意义及其影响是：建立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独立自主的人民武装队伍，使钦廉四属党组织从地下工作时期转变为武装斗争时期。由于有了这样一支人民的武装队伍一直在为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英勇奋战，终于战胜困难，与全中国人民一道，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抗战胜利后，这支人民武装队伍一面争取和平民主，一面坚持武装斗争，很快迎来了武利江两岸武装队伍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迎来了不断扩军增枪的喜人局面。在一些地方撤退武装、停止武装斗争的形势下，这支人民武装队伍继续坚持战斗不息，并在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发展壮大，在六万山区建立了大片根据地和游击区，有力地支援了十万大山、桂中南以至高雷等地区的斗争。同时，这支人民武装队伍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清剿”，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并先后建立了合灵南区军政府以及合浦、灵山、六万山等县、区人民政府，最后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和第七支队独立营，为六万山区和粤桂边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着胜利的方向发展。1945年上半年，苏、美、英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伟大胜利；在意大利，共产党人领导北部各城市人民发动起义，也取得了彻底战胜意大利法西斯的伟大胜利。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1945年6月下旬，美军进攻并占领日本冲绳，为进攻日本本土创造了条件。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对公告“不予理会”。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两地共死伤20多万人。美国的原子弹攻击震动日本朝野，显示了一定的威慑作用。8月9日，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

在中国正面战场上，1945年3月下旬，日军在鄂北、豫西发动老河口作战；4月，在湘西发动芷江作战，中国军队同日军展开激战，分别毙伤日军1.5万和2.6万余人。同时，中国军队借日军4月下旬从广西等地收缩兵力、撤退之机，乘胜追击，歼灭一批日军并收复南宁、桂林、柳州等地。

在中国的解放区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从1945年5月开始，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消灭大批日、伪军，收复许多县城和据点，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经过夏季攻势，对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的联系，取得了作战中的主动地位，并开始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解放区军民开展对日全面反

攻作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进攻”。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此后，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出通牒，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

日军在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和苏联军队的沉重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方面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壮大发展了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华南，从1945年8月14日开始，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等人民武装力量集中主力，分别向广九路沿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及当面之敌展开猛烈进攻，扩大了解放区，直逼广州、汕头、海口等城市。9月13日，华南地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9月21日，南路地区的日军受降仪式在广州湾赤坎举行。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派人到遂溪传达了关于接受日军投降的指示，中共防城特派员谢王岗指示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会同越南国民革命军以合法形式进入越南，接收日军投降物资。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阻挠和“劫收”，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没有接收到日军投降物资。

在北海，1945年6月，占据涠洲岛的日军已大部分撤走，只剩下30多名日军和一些台湾籍士兵（以下称台兵）龟缩在几个据点里。他们已无往日那种不可一世的威风，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涠洲人民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压凌辱，对日军早已恨之入骨，准备着有朝一日报仇雪恨，讨还血债。这时，涠洲岛群众得到海口日军司令部来电令驻涠日军杀尽岛民后撤往海南岛的消息。并传说浙江某岛发生日军撤走前杀了几千人的事件。于是，7年来强压怒火的涠洲人民，家仇国耻民族恨，就如干柴烈火，熊熊燃烧起来。经岛上进步青年郑仁甫、潘荫琪等秘密商议，决定发动群众，伺机起义，先行动手，消灭日军。

涠洲岛上的台兵与日军因待遇相异，平时又受到日军的欺压，与日军时有矛盾，而且自海南岛的台兵弃暗投明后，日军对台兵更不信任。因此，日军决定先杀尽岛民后再杀台兵。然而，日军的欺压、不信任和日军的溃败以及海南岛台兵的弃暗投明，唤起了涠洲岛台兵的民族感和爱国心，台兵也都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具有民族气节的一个姓杨、另一个姓钟的翻译也看清了形势，感到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弃暗投明。于是，他俩串联台兵，指出他们都是中国同胞，要与岛民联合起来对付日军。接着，台兵便多方寻找机会与岛民接触，共商歼灭日军的大计。

为了联合岛民商议起义事项，一次钟翻译在完成策反工作后，留下遗书和衣物，制造投海

自杀的假象，然后悄悄乘坐濠洲公山村一渔民的小艇，只身潜到北海，寻找起义联系人。钟翻译在北海见到准备组织起义的濠洲岛民，双方商讨了共同起义的有关事宜。随后，钟翻译在北海写一封信托人带回濠洲交给杨翻译，要杨翻译负责在濠洲做策反工作，待时机成熟，就与岛民共同消灭岛上的日军。与此同时，岛民郑仁甫、张胜富、吴二、谢土保、苏鹤云、林亚六、黄辉光、麦四哥、郑为三、苏赏、黄辉友、张富贵等经商议后，多方进行串联发动，并筹备了大刀、鱼叉、禾叉、棍棒、短刀、长枪等武器，与台兵联合起来，密议杀敌大计。经发动后，参加武装起义的岛民和台兵共有 60 多人。

6 月 17 日晚，起义人员在濠洲南湾港的三婆庙首次聚集，准备起义。不料，这时得到消息说当晚有一艘日轮从海南岛开来，来意不明。于是起义改期，以观日轮来后情况如何再定。到深夜，果然有一艘日轮运来一批武器弹药。6 月 18 日晚，起义人员再次到三婆庙聚集，又准备起义。但由于计划确定攻打西角、南湾据点的人员没有完全准备好，当晚还是没有举行起义。

6 月 19 日晚 11 时左右，起义人员第三次在三婆庙聚集，并得知前天驻濠日军司令官斋滕带领 10 多名日军前往海口，濠洲岛上只剩下 20 多名日军，由士官佐佐木代理指挥。这时日军力量薄弱，正是起义的好时机。于是，起义队伍负责人决定当晚举行起义。接着，郑仁甫向大家宣布起义的决定，并作简短的战前动员。起义人员编成 5 个战斗小组，分别担负攻打日军的电台、武器库、运输艇、哨所和日军司令部等任务。随着一声令下，起义队伍分头向各自的攻击目标进发。

台兵小林，走进后背塘哨所，凭着与日军哨长的关系，与日军猜拳喝酒，把日军灌得酩酊大醉。接着，埋伏在外的梁才等几个起义人员冲进哨所，杀死日军，夺取了哨所。起义人员吴二、谢土保、苏逢等由台兵龟山引路，攻打设在湾顶一个地洞里的日军电台。当起义人员越过电台周围的铁丝网时，谢土保不慎触动铁丝网，挂在网上的报警铁罐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日军哨兵慌忙开了一枪，起义人员静默地伏在草丛里，日军哨兵见没有什么动静就开始向别处走去。接着，两名起义人员突袭日军哨兵，将哨兵打死。随后，龟山走进地洞，洞中的 3 名日军听到响声，十分惊恐，见了龟山忙问出了什么事。这时，吴二、谢土保等冲进洞来，一个日军慌忙吹熄煤油灯，拿起军毯盖住谢土保的头，二人就在黑暗中扭打起来。吴二立即挥起大刀将该日军劈死，其他起义人员也将另两个日军杀死，夺取电台的战斗告捷。起义人员黄辉光、林亚六、黄富成等攻打车库。当起义人员走近车库时，发现只有一名管理车库的日军睡在车底下，黄辉光立即举起禾叉向该日军尽力戳去，日军受伤后逃走，一直逃到海边，被起义人员追上杀死，夺取了车库。起义人员钟逢山、谢昌华、张永华、林子元和几个台兵攻打位于湾顶之巅的西角哨所。当起义人员接近哨所时，台兵龟山先走近日军，向睡意蒙眬的日军说明这时情况不妙，哨所的机枪要调往司令部用。日军不大相信，一名日军准备打电话到司令部弄清情况。龟山跟随该日军走进电话间，日军刚拿起话筒，龟山突然举起枪托向日军的头击去，日军受伤后

嚎叫着想跑出哨所。这时，起义人员立即冲进哨所，封住哨所门口，将哨所里的3名日军杀尽，夺取了哨所。起义人员郑为三、李宝、苏维桂、刘联芬、麦四哥等攻打日军的武器库和南湾东头街泊于港湾内的日军劫货用的大艇，以及街上的“三井洋行”。武器库只有一个日军守卫，起义人员轻易地杀死守卫的日军，夺取了武器库。随后，当起义人员登上大艇时，发现3名日军正酣睡，便手举利刀杀了两名日军，另一名日军被砍伤后跳到海里。几个起义人员立即跟着跳进海里围追堵截，把该日军砍死，夺取了大艇。接着，起义人员轻易地夺取了“三井洋行”，因为里面没有日军。起义队伍攻取这几处日军据点，获得3挺机枪和一大批弹药。起义人员张富贵、黄富飞、赖亚七、张来养、戴钧、邓晚哥等和几个台兵共20多人攻打位于南湾街中段码头的日军海上挺进队据点，该据点有日军约10人。正当戴钧和邓晚哥在外警戒，其余人员准备偷偷进屋袭击日军时，不料日军哨兵发现屋外有人，便开了一枪，戴钧的左手被打伤后到群众家中包扎，而屋里正在睡觉的日军被枪声惊醒后纷纷起来拿枪。这时的形势对起义队伍不利，起义队伍只好向后撤并监视日军。日军发现已被包围，慌乱中有的日军从后门跑到海边沙滩上，被埋伏于此的起义人员杀死；大部分日军则从正门冲出，往西向日军司令部逃走，并且行不成列，零零星星地走着。在一街道拐角处，赖亚七突然跳出挥刀砍杀了一名日军，跟在后面的另一名日军慌忙掉头东逃，在海滩附近被攻占日军大艇后回来的起义人员打死。其余的日军已成惊弓之鸟，四散而逃，被起义人员和周围的群众分别逐一击毙。

日军的各哨所、据点被拔除后，各路起义人员在南湾街西头会师，围攻日军司令部所在地维持会。几个起义人员突然从背后抱住维持会守门的日军，并用布团塞住其嘴，夺走其枪支。接着，起义队伍冲进维持会，与日军短兵相接，滚打摔斗，有几名日军被杀死。指挥官佐佐木带着另外几名日军趁乱逃出维持会，向湾顶哨所逃窜，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湾顶哨所在一个三面临海的绝壁顶上，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进出，是一个地势险峻的制高点。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起义队伍暂停进攻，并决定严密封锁日军下山的出入口，围困日军。被困在湾顶哨所的日军精神极度紧张，加上没吃没喝，又饥又渴地熬了两天。第三天夜里，日军实在饥不可耐，便派一名日军偷偷下山，企图找点食物，但被起义人员击毙。这时，日军见前无去路后无援兵，生还无望，有两名日军拔枪自杀，另两名日军跳崖投海丧命。至此，日军各据点全部被捣毁。

与此同时，石螺乡村民谢竣光连夜赶到濠洲天主教堂，生擒了教日文的凶狠残暴的日军金田。

这次濠洲抗日武装起义，摧毁了日军司令部、哨所、武器库、车库、电台等9个据点，共歼灭19名日军，逮捕1名日军，缴获汽车2辆，武装木船1艘，重机枪3挺，轻机枪4挺，电报机2部，步枪20多枝，子弹、手榴弹一批，而起义队伍只伤了2人。濠洲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武装起义的最后胜利，彻底粉碎了日军妄图杀尽濠洲人民的恶毒阴谋，保护了濠洲人民的生命财产，将被日军占领长达7年的濠洲岛夺回人民手中。濠洲人民用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并组建了“濠洲人民抗日守岛自卫队”，保卫胜利的果实。

涠洲人民起义全歼岛上日军的胜利消息传开后，震动了大陆沿海各地，振奋了人民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精神。涠洲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是在日军遭到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鼓舞下，对日军野蛮的压迫和法西斯统治的愤怒反抗。它为北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至此，北海地区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北海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全国各族人民抗战的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是北海地区人民革命斗争历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北海地区党组织不仅重新得到发展壮大，并且成为同人民群众有着广泛的密切联系，能够从实际出发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党组织，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突出的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既联合、又斗争，打开工作的新局面，在党组织未能公开的情况下以青抗会等抗日团体，把救亡运动、青年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打下党在群众中、尤其在农村的深厚基础，使党的政策主张深入于广大群众，并团结了爱国人士及一切抗日力量；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后的工作转化，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校为基本阵地隐蔽党的力量，深入开展农村工作，扩大统一战线，密切联系群众，开辟新区；敌后武装在敌人残酷镇压下生存发展的斗争策略；在党的建设上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注重组织的发展和巩固，加强思想建设，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重视知识分子党员的作用并引导他们与工农相结合，注意培养和提拔德才兼备的干部等等。因而能够经受艰险复杂环境和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坚强地领导北海地区人民坚持八年抗战。

北海地区党组织遵循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当地的实际，在极其复杂、艰险的环境中，领导北海地区人民进行了长达8年之久的艰苦抗战，北海地区共产党人、人民群众以及部分国民党的爱国人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北海地区党组织在抗战中经受了严酷斗争的考验和锻炼，党的队伍得到了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也得到了发展壮大，从而为尔后北海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合灵地区原指合浦县和灵山县，今指北海市和钦州市的灵山县、浦北县。